

BOU4CUEŋb MIN2GENb
GUSIII SIIIbLIU

僮族民間故事資料

第四集

广西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
僮族文学史編輯室編

編輯說明

为了編写“僮族文学史”，我們搜集了三百多万字的僮族民間文学資料，現选其中一部份編印成冊，供文学工作者、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参考。

这些資料，大部份是我們和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下乡搜集，少部份是僮文工作委員會、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各地文化館、站及民間艺人供給。

这本集子里的資料，有的是根据僮文直譯，个别詞句較难理解；有的則是根据懂得汉話的僮族民間艺人和干部的口头翻譯記錄，所以，有些作品，較难完全保持它本来的风貌。其次，因为是資料本，要保持原来面目，选择的尺度放宽一些，任其精华与糟粕共存。此外还有少数資料如“凤山革命史料”、“上林巷賢人民抗击日寇故事”、“僮瑤两族人民游击队斗争故事”等，是經過初步加工整理的作品，希研究参考时注意。

大量采集、翻譯、編印民間文学資料的工作，我們还缺乏經驗，訛漏之处，一定很多，希望同志們指出，以便将来繼續編印时加以补充、更正。

广西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員會

僮族文学史編輯室

一九五九年七月

目 次

1927年上思农民运动故事	(1)
上思农民起义故事	(2)
上思农民起义与黄明山	(5)
韦拔群的故事	(18)
韦拔群革命传说	(27)
儆瑤一条心	(52)
紅軍主力与韦拔群会合的故事	(55)
花月娥的点滴故事	(58)
凤山平乐紅軍抗击王海平部队的故事	(59)
紅七軍的故事	(61)
紅七軍和紅八軍	(68)
紅八軍的故事	(77)
俞作柏点滴故事	(91)
有关农会与紅軍的故事	(93)
甘穎川革命故事	(96)
紅軍主力北上后左右江革命的故事	(98)
几个重大战斗的故事	(116)
廖源芳故事	(122)
凤山凌云的革命故事	(125)
鹿寨平山农民反征兵运动	(133)
上林巷賢人民抗击日寇故事	(137)
爰店抗日战争的故事	(143)
抗日战争中那頼游击队的故事	(144)

夜战大岭鎮	(145)
抗战时期上思革命活动故事	(148)
上思游击队的故事	(149)
桂中区游击队革命故事	(167)
爰店游击队的故事	(175)
崇左江洲乡游击队故事	(186)
那真游击队的故事	(192)
九龙山敌人送礼記	(193)
桂西第十支队斗争簡史	(197)
横县游击战争故事	(201)
上降游击队故事	(214)
在凤山九龙山坳上	(217)
十万山游击队史料	(222)
僮瑶两族人民游击队斗争故事	(228)
平而关活捉匪軍长	(248)
姚槐匪帮被歼灭記	(251)
貴县第八村革命史料	(264)
貴县龙山革命史料	(266)
凤山革命史料	(261)
凌乐县革命史料	(269)
德保革命史料	(273)
武鳴革命史料	(276)
扶綏县人民解放战争史料	(285)
都安人民反“三征”的斗争史料	(294)

1927年上思农民运动故事

1927年俞作柏任广西省农民部部长，派特派員梁創、李宗祥到上思宣传，組織自卫軍，在那琴成立第六区农协筹委会。十个乡协会，每个乡协会成立自卫軍一队，（那琴乡、那两乡、大替乡、崇南乡、枯桃乡、那派乡、夏英乡、那夏乡、那飘乡、寺蒙乡）十个自卫軍发有旗幟印鑑，当时口号是：农民团結起来，打倒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稅，沒收土豪陆景春、陆文理、黎眞德的一切财产。反动派了解后，宣佈解散，称是“共匪”，繳收印鑑。后来俞作豫派特派員唐希賢、廖（？））、唐光天加强領導。后来伪县长罗开明率伪軍进攻那琴。第一次战斗被我打敗，逃回县城。在十次围攻过程中，俞作豫（俞也来）派张（？）来成立紅軍第三团，团长孙兆曾，副团长黃明山兼第一营长，第二营刘福善，第三营黃武卿（将农民軍改成）。后来国民党派七属保安司令黃魯，伪軍陈文波、李家貞、莫衍庆和伪县长等十次向那琴进攻。一、二次在那琴，其他在孔律，乔尼，巢心大替，陆書县城，桂罗，平江。結果我敗，較大之战役是攻县城，我們損失很大，打在桂罗时，刘福善等牺牲，打在平江时，我牺牲几十人。

黃明山利用土匪打县城，故失敗，黃的爱人和妹妹都参加革命，后被反动派围屋，全家十人被反动派用火围烧屋，家人空拿枪不会打枪，敌人放火烧屋时家人跳出池塘，均被枪打死。天黑时黃明山才跳出。家人死后，黃明山說：‘要革命就要流血牺牲，我最痛心就是我的弟弟也死了。’

1929年黃明山在桃岭附近牺牲。

1927—30年的口号是：“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实行土地革命，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耕。”

李冠英 抄自中共上思县委秘書室收集准备編县誌的初步材料。

上思农民起义故事

1927年，当时还是北伐国共合作的时候，俞作柏任广西省农民部部长（当时他是进步人士），他派两个特派員梁創、李宗祥来到那琴，宣传农民协会的好处。当时因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当权，压迫农民，剝削人民，群众听到宣传之后，就全部动員起来，認清了土豪劣紳的罪恶，就分屯召开了會議。因当时合于农民的要求，农民就紛紛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立即成立农民协会的筹备委员会。黃明山、孙兆禎、陈以禎等三人为筹备委員，另外又分別成立十个乡的筹备委员会（那琴、那两、那夏、大替、巢楠、枯桃、那派、中英、那标、寺蒙等十个乡）。成立之后，就开会选举，每乡选出一个执行委員，一个秘書，三个裁判委員，每乡还成立一个农民自卫軍。成立之后，报上級，就发下图章和紅旗一面（紅旗上面有犁头，还在旗边一条布上，一面写△△乡农民协会，另一面写△△乡农民协会自卫軍等字样）。当时我們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稅，农民团結起来。”这样一来，反动政府就認為我們农民协会是“共匪”，下令解散农民协会，收回印信（即图章、旗幟）还誘騙說：“除要拿黃明山、孙兆禎、陈以禎三人

外，其他的人無罪。”但是，當時的農民不聽他們的鬼話，還是堅持下去，黃明山便與各鄉農協會的負責人商量（有廿七人），領導群眾進行鬥爭，不准收回印信，不准解散農民協會，堅持農民協會的革命立場。

1928年國民黨反動派解散我們的農協會，當時俞作柏已走，俞作豫又派唐希賢、廖光華（他們都是黨的領導）和唐希賢的兒子唐光天等三個特派員來，加強了我們的領導，又補充了農民自衛軍的槍支。俞作豫也來到上思，把農民自衛軍編為紅軍第三團。又與龍津劉定西的一團人聯繫上（劉定西這一團是以前北伐軍的共產黨部隊，在武漢國民黨蔣介石叛變後，他帶兵退到龍津）。召集了三千多人去攻打南寧。我們的部隊也集中到平利圩去攻南寧。在南寧還有黃佛作內應，但因為被反動派知道，反動派派黃昆山帶了兩千多人到吳圩來攻打我們。我們和他打了兩個鐘頭。因當時也不能再攻打南寧，所以我們便退回上思。從此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就更加注意我們。我們這時因加強了領導，又與反動派進行敵對的鬥爭，所以我們的口號是：“士兵不打士兵，窮人不打窮人，實行土地革命。”沒收了土豪劣紳的財產（如陸文理、黃景春大惡霸地主的財產都被沒收）。

我們從南寧退回之後，反動派派陳文波去圍攻黃明山的家。當時黃明山全家人和特派員都在家，黃與特派員見被圍，便在後面躲住，才沒有受害。黃明山全家九人在家裡被反動派用茅草圍住，用火燒死，他的家成了一片焦土。這樣，黃明山更是立場堅定，領導農民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鬥爭。

以後，國民黨反動派前後派七屬保防司令黃魯、李家禎、莫衍庚來打黃明山。因他們來的時間不久，他們來，我們走，所以我們的部隊沒有什麼損失。這樣，有一次，黃明

山便帶着部隊來攻上思縣城，攻下後住了三天，反動派又派黃魯帶一千多人配合當時偽民團來打上思縣城。因縣城我們還有洪宮廟沒有攻下，所以他們一來就從這裡放火燒。為避免損失，我們便退出縣城，回到那琴。這一次，我們的人損失大，有七、八十個犧牲，敵人也有十多個被我們打死。

這樣前前後後，國民黨十次來攻打我們，第一次在那琴，第二次也在那琴，第三次在排柳，第四次在上思縣城，第五次在嶺心，第六次在大替，第七次在那標，第八次在枯邏（這次損失比較大，犧牲卅多人，還犧牲劉福善、劉福祥、劉勝山三位負責同志），第九次在西支，第十次在平江圩（這次是大失敗，犧牲了三十四位同志，黃明山帶領部隊退回，又被反動派派劉家莫在桃嶺附近打埋伏犧牲）。反動派把黃明山的頭拿來上思縣城示眾。其他的領導同志在戰場上犧牲的犧牲，被捕的被捕，當時只留下我逃至扶綏、崇左、大新一帶。當時蘇伯強到上思當縣長，又進行清鄉。這樣，我們的革命勢力便完全轉向失利。這也是我們先占城市，犯路線上的錯誤。

上思縣人委農業科副科長寧漢忠口述

冷本昭搜集記錄

附：黃明山最後一次攻縣城時，利用土匪何洪興、黃三渣的匪幫勢力，後攻下縣城後，指揮不下，土匪拉人擄物，損害黃明山的名譽。

附：當時的標語口號：

打倒土豪劣紳，

打倒買辦階級，

共產黨萬歲！

革命成功万岁！

又一些標語口號：

取消苛捐雜稅！

打倒貪官污吏！

擁護蘇維埃政權！

節制資本平均地權！

工人有工做，農民有田耕！

沒收土豪黃景春、梁文理、黎增德的一切財產！

全個區的農民協會組織：

那琴以前名叫第六區，農協名叫“廣西省上思縣第六區農民協會”。農協執行委員由黃明山負責，裁判員（即處理案件的）由劉福善負責，農協自衛隊大隊長由孫兆禎負責。

以上附文是黃達三講，他是僮族，小學程度，50多歲，參加過起義。

黃澤鎮記1959年2月2日

上思農民起義與黃明山

（一）

黃明山原來有父、母、弟、妹、妻子、弟婦、兒子及胎兒各一人，還有一個年長的亞婆（祖母）。

全家九口人，只有幾畝田地。原來，他父親本有十多畝田，但是，後來他學上吹煙，所以，田地大都典當給別人了，整年耕種着這幾畝田過生活。

黃明山這人身材中等，面孔稍長，體質瘦弱。自小他的經濟生活就非常之苦。

他到九（或十一）歲才開始讀書，一直讀到十六歲。

最初，他在公公黃熙祥的培育下，學了一年，后又跟本家的老師黃垣該學了一年。第三年，他就跟父親在家學習，第四年又再跟黃垣該學了兩年。

以後，上思縣那琴圩成立有一個“那琴補習班”，他又到這裡學習，他的學習成績很好，每學期都考得第一名。

有一次，老師做算術，在黑板上寫有：“六十秒為一分，六十分為一度，六十度象限，四象限為一周。”這時，黃明山還不等老師寫完就起來批評老師說：“那有六十度象限的事呢？應該是九十度象限才對。”他說後，老師還反駁說了一遍，但是，當老師在不得已時翻書一看，才知道自己搞錯了。

然而，在這件事之後，同學們都說黃明山性急，為什麼這樣指責老師？可是，黃明山說：“不當場指出老師的過錯，那麼，我們大家怎識得誰是誰非？”

到了十六歲，他因家窮便停學在家，日常，他種些地，讀些書過日子。

有一回，當地的人見黃明山這人很聰明伶俐，又讀過幾年書，就聘他出來任教。可是，本地的地主見黃明山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也未曾在過什麼學校畢業，於是，就不給他教書。這樣，他既是氣憤，沒有什麼辦法，只得獨個在家繼續自學。

以後，村人見他聰明伶俐，便集資給他到縣城裡去考學校。他到了縣城，考上了“上思農民講習班”，在這期間，他看了很多進步書籍，也看了很多過去反皇帝的書。

他能考得农民講習班是由于他在考試前的一晚就把“建国方略”、“建国大綱”、“三民主义”等書看完，第二日一早起来，他不用費什么心血就对答如流。

在农民講習班讀書时，他就靠近了共产党，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圍組織，于是，他开始写有很多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标語。

于民国十五年，因为他写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标語写得多了，被当局对查笔跡，查出了他，这样，就把他关进監獄四个月。

这时，很多地主紛紛要出錢买通县官去陷害黃明山，但是，刚好碰到这个从北方来的县长沒有仔，所以，他不敢乱杀人。因此，地主运动給他很多錢，他都不要。王庆云县长对这事一直沒有判。

过了一两个月，由于李宗仁失敗，俞作柏等革命势力兴起，俞作柏的下屬罗超帮来接任县长职务，他知道黃明山在獄的事后，就派人到那琴要当地的群众来保。群众那个不保呢？于是，乡人联名說明因由，新县长就将黃明山释放了。

他回到乡，便同几个同学一起搞起个組織。当时，那票乡有凌文宗、桃岭有刘福善、布德有、陆士三，还有很多已記不得了，总共有28个人一起拍的照片（其中还有几个沒有参加拍摄）。

他們这班人分散在各村屯，在茶余飯后同群众交談，黃明山最喜欢說的几句话是：“最好你莫錯，有錯人家就要講的了。”“我們又不要欺人，又不要随便打人。”“我們为什么要被人看衰（低）呢？孙中山吹几下大砲就推翻皇帝了，我們农民有力量，难道怕这几只县官，我們要做……。”黃明山的同伙孙兆征（也是农民起义的領導人之一），也曾一

再說過：“我們几大都不怕，我們的口號是：殺官救民，劫富救貧。現在，我們有人，沒有槍也頂得的了。”

經過黃明山等人在群眾中發動，當大家都同意時，就舉行宣誓儀式，當時大家所表示的是：“我們大家決心，一致對付劣紳到底……我們這幫人‘雖不同父，亦是同母’……”等語。

組織成立了，領導人的分工負責地區是這樣的：孫兆征負責外交；劉福善、黃武卿負責桃嶺；凌文宗負責標榜；周義山負責那夏；凌漢忠負責桃嶺附近一些村；黃明山負責那琴。省里派有特派員廖光華來指導。

組織完備了，於民國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召開農民協會大會，參加的有1,100—1,200人左右，除當地群眾外，在鳳凰、東安、東平等地也派有代表來參加會議，決議：由他們回去一起發動農民起來。

農民協會召開大會後，便成立了名為“上思縣第六區農民協會”，會議中選出：黃明山當區執行委員，孫兆征當裁判員，劉福善當大替鄉執行委員，黃武卿當巢捕鄉執行委員，凌漢忠當枯貞鄉執行委員，周義山當那夏鄉執行委員，凌文宗當那票鄉執行委員……。

會議場上還豎有犁頭、鐮刀的紅旗，並發給本區各鄉都有一面。還有印信，上邊刻有“廣西上思縣第六區××鄉農民協會”。

會上，黃明山和省特派員廖光華、唐希賢也分別講了話。唐特派員有一段話是：“你們這裡組織好久了，我知道各民眾決心很大。希望大家明天就出去貼標語，宣傳要打倒土豪劣紳等……。”

會場中還貼有和高呼過這樣的口號：“打倒土豪劣

紳”、“剷除貪官污吏”、“反对买办階級”、“肅清偵探”、“打倒劣紳走狗”、“拥护苏維埃政府”、“共产党万岁”、“反对苛捐杂稅”、“打倒牛只登記稅”、“肅清土匪”、“为民众謀利益”、“官迫民反”等等。当黃明山、廖特派員和唐特派員講完話之后，群众就拿旗准备遊行和到处去貼紅綠花紙的标語了，并敲鑼打鼓，吹洋号，枪枝也拿出来到街上遊行。

以后，每逢街日，那琴都举行盛大的宣传活动。宣传的大致內容是：“我們做农民，受什么亏呢？受貪官污吏的压迫。我們成立了农民协会，大家起来反抗貪官，一致不交粮、稅（事实上，由于农民运动兴起，这里的农民有三年从未納过稅。）。农民为什么沒有自由？因为沒有組織，我們要組織起来，才能爭得自由平等。”

这样一来，經過宣传之后，群众都紛紛不交稅，不交租了。以后，遇有战斗，群众都紛紛自动煮粥送到前方給战士们食用。

农协会成立时，在扶南县有馮飞龙派黃权三帶有一营人来拥护上思成立农民协会，他在那琴住有两日。

會議将散时，还通过了一項決議：“生剷土豪劣紳黃景春（悟保团总——相当于乡）”在群众高呼杀劣紳的口号后就散会了，順便捉了黃景春生剷，还繳有枪枝。

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办公地址对面，土豪劣紳却組織有一个“上思国民革命党党部”。因此，这个反动組織便常常帶領上思县城的官兵来打我們农民协会。

民国十七年三月初，（正是杀了劣紳之后的三天）上思有个县官叫罗程云来談判，說：“你們为什么杀了团总？你們为什么不納粮、稅？你們要造反了。你們有枪枝的，就拿

枪枝出来自新。”这时，群众說：“你說我們做賊，那还了得？要立刻跟你們打。”群众就吹号集合，吓得他連飯都沒有食就跑了。

到三月初八，反动派来抄家了，敵軍有貳百多人来，由县长罗程云、七区（管七个县）保安司令黃魯两人帶領，把黃明山、孙兆征、何星甫、刘达三等几家人的屋都烧了，屋內东西也被搶劫一空。

自此，廖特派員就召集群众在馱桃开会，当时有七、八百群众参加。廖特派員說：“談判？为什么过几日又来抄家？还說要繳枪枝！我們又不是賊，那有繳枪的道理？各民众認為怎样办？”群众說：“我們决不讓他們到桃岭，来时就一定跟他打，不然，我們的群众都被他抄齐的了。总之，打輸了，我們就走上山；打贏，我們就打下去，絕不繳租稅。”

經過这一次，群众都自动分攤購枪任务，有牛的人，都拿牛出来卖，买枪枝子弹。不多几日，我們的武器就显著地多起来，新購得有三、四枝新枪，連同以前所有，将达貳百枝枪了。里边有較好的枪枝，如洋双同，六十，硬底，单的，流亮。另外，还有大量粉枪，約达五、六百枝。

三月十五日，罗程云、黃魯帶有三、四百人的队伍来，这些县警备队，都有較好的装备，如吸鷄、硬底、双同、駁壳、湖北单、六八、七九等。敵軍围了那琴，天刚亮就密密放枪，一連打有两点鐘便冲入圩。敵軍抄圩时，捉了三人，被捉的是陆振川、陆席深、陆胜怀，他們都是一般平民。据說：敵軍之所以能冲入圩，是由于圩上我們沒有兵力。他們打了两小时空枪后，才慢慢摸进来的。

當我們知道敌人围那琴后，就召集人馬，队伍剛赶到那琴，敵軍已往上思的路上走了。

于民国十七年三月間，国民党县党部头子梁希德到南宁活动了一回，回来时就得官做了，他接任罗程云的职务了。

四月初八日，梁希德、黃魯又帶有五、六百人来围攻那琴村（圩），他十一时来到，这时，我們的群众正在馱桃圩开会。有一个自卫民兵，名字叫孙亚忠，他到邕宁朗圩运子弹回来，我們队伍貳百多人集中在馱桃开会 他不知道，于是，就径直跑到那琴，他拿着二百多发子弹一入圩，就被敌军捉到了。當場就生割在猪肉摊上，腸肉都摆滿枱。当晚，敌军就开入村去住。

于下午两点，我們就接得消息了。夜晚，我們集中队伍，于次晨（初九）八时，我們就从馱桃开队伍到那琴，最初只有三百多人，后来枪响了，各地群众紛紛而来，最后增至1,000人左右。不过，我們用的大都是粉枪，有个別群众还拿着刀、鋤就出战了。

战斗不够一小时，打伤了敌军五、六人，火力压制了敌人，一直把它赶回到上思的路上去。

赶走了敌军，我們就开会，領導上問群众說：“貪官好不好？劣紳好不好？他們現在一下来，样样都要齐，又捉人，又割人，睇佢良心怎样？”以后，群众都加紧戒备了，黃明山自此也有三、四八十經常跟着他出入。这时开会，大都是廖光华主持。

民国十七年五月初三，梁希德招了一班賊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計有陈文波、鍾八、何雄兴等人都出山到上思住。賊到后，監獄里一班犯人都被放出来了。

在这段空隙里，大家都互相防范，我們这里进行着做工，务农等正事。

民国十七年十一月，有一支敌军来到寺蒙，本想侵犯我

境，可是，被我們發覺得早，敵軍就怕死了，未經戰鬥就轉回縣去了。

到民國十八年，正是農民協會掌權最興盛的年代。在正月廿几，梁希德、陳文波帶有三、四百人來到那琴圩，敵軍來到圩上，見圩上空空如也，就包抄上山搜索，我們駐在那裏的武裝就吹號筒，可是，當我們的人還未趕到山上，他們就連忙跑了。

三月底，廖特派員召開群眾大會，介紹俞作豫軍長與群眾見面。俞軍長這次來，只帶有20多個警衛人員，到來主要是了解情況。俞軍長曾說過這麼一段話：“我派了一團人叫劉定西帶到這裏來，這六百多人配有兩挺重機、24枝洋機關，駁壳、揸咀30多支，其餘的人都配有長火，臨行時，我交給他們三斤金做伙食。可是，至今他為什麼仍未到來？你們如果見到他來，可要提防了。今天我們搞這些大事，不是兒戲的。……就算他不來便算了。你們要組織好，就算他那几百人不協助我們，我上邊還有很多人，只要大家有決心，堅持到底，不被敵人煽惑，那麼，我們這裏定能堅守下去的。”參加這個會議的人一百多，他們大都是基干的部隊和親信的人。

談吐中，俞軍長還了解到有些人怕南寧的李宗仁會打上來，那就難辦了。可是，他說：“我們還正在想法去打他呢！你們不用慌。”有個別群眾看到他們的部下帶有“討蔣”的臂章，就很羨慕，說：“將來我們搞成功了，我們也得帶這種臂章。”

有一晚，這裏的幾個領導人碰頭商談一些事。其中廖特派員說：“這裏沒有什麼了，那麼，我就到左右江去看一看。”不過，去時帶不帶槍還沒有決定，他便征詢同志們的

意見。黃明山極力主張他要帶槍去。兆征說：“帶枝槍去有什麼用？帶槍反而容易被看出。”以後，唐特派員又說去到左江時要記住：“臨夜過扶南、龍桃、過渡上岸、彎路不過楊尾，暫宿住下岸鄰近。”廖特派員決意去左右江了。但帶不帶槍枝去，在當晚仍有爭論。

這事過了三、四天，於十八年五月初，南寧方面派有武裝團隊1,000多人來打我們，戰鬥於武利圩。這時，廖特派員曾說：“俞軍長走了，我們就把隊伍帶落那琴去。”這次只打有兩三個鐘頭，我們沒有什麼損失，當撤退到朗圩附近天已黑了。附近的群眾都紛紛送飯到我們隊伍中來，我們一百多人食完飯就在附近住下，翌日晨便開到那琴。

到那琴後，廖特派員和唐特派員召開群眾大會時，對群眾說：“我現在要到外邊去辦一些事，你們這邊有什麼事？”群眾說：“沒有什麼，請放心。”廖特派員走了。

從此，黃明山帶了二十多人由桃嶺遷出那琴來住，孫兆征帶有三、四十人在朗圩，唐特派員跟黃武卿等人在桃嶺住。

民國十八年六月二十日，敵軍梁希德、陳文波、黃道生、楊際新等人帶有警備隊、賊隊等1,000多人連夜趕到那琴，當二十日晨，天一光亮就響槍，將那琴緊緊圍住。

槍聲一响，有些群眾就走出街，在亂槍中有一個群眾中槍斃命。到晨八時，敵軍開始沖入圩，圩上有五個武裝——陳國楊帶有咬腰洋火，梁大炮帶有左輪，黃汝冠帶有流壳，劉達三帶有手榴彈一個，石××帶有左輪——出來迎擊。

敵軍暫受阻擊，便用機關槍掃射，我們的守衛人員躲在牆腳下，敵軍派有十多二十人來圍捕我們。首先，敵軍捉了黃汝冠，膽小的他，順手交了槍，便被敵軍順手一推，倒地